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木蘭奇女傳 第十五回 黑水渡焦周回上國 五臺山靖松贈明駝

卻說伍登領了元帥將令，帶領人馬，曉行夜宿，不上一月，到了黑水渡。伍登沿河觀看，遙看北岸山脊相聯，樹木交雜。急尋土人問之，土人曰：「此山名小燕山，又名荆棘嶺。山中有一大王，姓焦名周，帳下有五千嘍兵，更有二子，名焦文、焦武，有萬夫不當之勇。將軍欲過此嶺，須要先送過山禮，然後可行。」伍登道：「地方官如何不興兵剿除？」土人道：「這山中有田千畝，他的號令十分嚴謹，又不擾害地方，官府祇求免禍，誰肯令朝廷得知？凡是過往客商、官軍，祇要買路錢。自隋迄唐，勢焰日盛。」伍登即傳令道：「人不可卸甲，馬不可離鞍。倘賊兵劫營，不許妄動，祇放箭射之。」是夜，伍登在帳中，一夜無眠。三更之後，忽然火把齊明，喊聲震地，卻不見人馬渡河。到了天明，不見一人一騎。辰巳時候，一枝人馬蜂擁而來，紅白不分，一聲鑼響，紅旗旋左，白旗旋右，退回山中去了。伍登按兵不動，差人去報元帥。元帥下令道：「賊人討戰則戰，切不可發兵，先攻他寨。候我大軍來，再為斟酌。」過了數日，大軍早到，參見已畢，備說賊兵甚眾，更兼路險，請元帥定奪。元帥道：「明日天明，你引軍渡河討戰。」到了半夜時分，北岸仍然火光冲天，喊聲如雷。天明時，紅白軍馬，旋轉而出，鑼響數聲，各分左右而入。元帥道：「此疑兵也。」令伍登作速渡河要戰。及伍登過河，林中閃出一支人馬，一少年將軍大叫道：「唐將放心過河，我不擊你。我老大王有令：祇要勝得少爺手中鎗，我便將五千人馬，三萬糧草，隨元帥往北立功；勝不得少爺手中鎗，想過此山，萬萬不能。」伍登聽了，領人馬上岸，撥馬來戰。問道：「來將通名。」少年答曰：「吾乃大少爺焦文是也。將軍是誰？」伍登道：「某乃尉遲元帥麾下先鋒大將，伍登是也。將軍既有投唐之意，何不早下馬，末將引見元帥，自然重用，奈何阻住天兵，豈不有罪？」焦文道：「此是老大王之令，誰敢違之？」說罷，帶馬向前，伍登接戰，戰了三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伍登心下想道：「元帥令我為先行大將，戰一山寇不下，豈不被眾將恥笑？」遂詐敗而走。焦文心中想道：「此人鎗法不亂，忽然敗走，必是善用回馬鎗。」遂拍馬趕來，卻拈弓在手，一箭射去，正中伍登馬股。那馬亂跳，將伍登跌倒在地。焦文大笑：「饒你性命回去，去見元帥，另換一位有本事的來。」說聲未了，對陣中一箭射來，焦文急忙挑撥，射中了馬頭，也將焦文拋下馬來。兩邊軍士齊聲喝彩，各人收兵。原來元帥恐伍登有失手，令朱木蘭前來掠陣。見伍登墜下馬，恐焦文追他，遂拈弓欲射焦文。又見他不殺伍登，也祇射他馬頭。所以後來杜甫有「射人先射馬」之句。元帥大營已定，伍登備說如此如此。

次日，元帥傳令伍登出馬。木蘭稟道：「末將昨日見焦文鎗法，與喪吾所傳無二，待末將出去罷。」元帥大喜，即令伍登掠陣，一同披掛出馬，來至陣前。焦文大叫道：「少爺在此等候多時了。來將通名。」木蘭道：「某乃元帥麾下武昭將軍朱木蘭是也。」焦文見木蘭年歲幼少，不以介意。退回本陣，叫背後焦武出馬，大戰二十餘合。焦文拍馬上前，伍登亦放馬助戰。焦文大喝道：「二位休要動手！」問木蘭：「將軍鎗法是何人所傳？」木蘭道：「是隋朝南陽守將伍雲召將軍所傳。」焦文道：「南陽雲召何在？」木蘭道：「在湖廣西陵大悟山為僧。這先鋒伍登，就是他公子。」焦文道：「傳令收兵，明日再戰。」兩下一齊收兵。

卻說元帥看見焦文、焦武有大將之才，兼且旗號、軍容甚整，心中歡喜，與軍師商議收伏之計。李靖道：「此人有志歸順天朝久矣，明日差人前去，招他父子來降。如來則妙，如不肯來，愚弟自有妙計破之。」次日，哨馬來報：「有一老將軍，鬚髮皓然，帶二位小將軍微服而來，不知何故？」李靖曰：「那焦周父子來降也。」即令寶林亦不著戎衣，在營門等候。不一時，焦周父子來到，寶林引入，走進中軍帳，伏地叩首請命。元帥下帳扶起道：「老將軍既順天朝，即當重用，豈有記舊過之理？」焦周道：「罪將向日本南陽伍大人帳下一名牙將，後蒙提拔，陞為護印中軍。城破之日，聞大人已死，罪將逃至此處，落草為寇。今聞故主尚在西陵，而公子在此，願求一見。」元帥即命伍登上帳。焦周一見，抱頭大哭。伍登不知何故，施禮道：「老將軍年老，休得過悲。」焦周道：「公子在南陽逃難之日，年方一十二歲，可記得中軍官焦周否？請問夫人安在？伍瓊何往？」伍登聽了，覺得有些面善；又聽焦周問他母親並老僕伍瓊，想起昔日母子受困情形，遂抱著焦周大哭起來。焦周又命二子來拜伍登，元帥命備酒與焦周父子接風。焦周令焦文、焦武仍回山寨，收拾糧草，約束人馬，解赴元帥大營，一一交割。又令二子：「隨元帥北征，務遵國法，報效立功！今我年老，要往大悟山，去隨主修行，以終餘年。」元帥留不住，祇得差人去送往湖廣，不表。

再說元帥得了那焦文、焦武，即表奏聖上，封為總管之職，令為鄉導，伴伍登同行。行了七八日，到了五臺山，在山下紮營。木蘭進帳稟元帥道：「喪吾禪師有書信一封，要將親身送上五臺山白雲菴靖松道人，特來討令。」元帥聽了，叫聲：「朱將軍，早去早回。」木蘭得令，帶三騎牙將，望五臺山而來。行了半日，但見奇峰怪石，古木異花，觀之不盡。又不見一人行走，正不知白雲菴在何處。又行了十餘里，心中著忙，忽聞笛聲細細，隨風飄渺。木蘭喜曰：「此必白雲菴也。」遙步笛聲響處，又行了一里有餘，見石間流出一道清泉，疊疊成音。橫中一條石橋，橋西蒼松翠柏，一簇寒煙，圍繞一菴。院中綠竹猗猗，青陰可愛，門上題：白雲道院。木蘭下馬，令從人在外，不可擅入，自將院門敲了數下。忽聽門「呀」的一聲，走出一個小小道童，頭挽雙髻，身穿八卦道袍，腰繫黃條，足登雲鞋，開口問道：「客從何來？」木蘭道：「煩你通稟道長，有湖廣人求見。」小道童進去了，出來說道：「請客到裏面喫茶。」木蘭隨道童入客堂而坐。

再說這靖松道人，俗姓時，名長青，少日與伍雲召同營為官，有八拜之交。因他看破紅塵，棄官修道，在五臺山養性鍊神。不料山中生了一惡蟒，食人無數。靖松歎道：「冤冤相報，曷其有極。」當時有兩個徒弟，問曰：「吾師何不以道力收除此怪，以安生民？」靖松曰：「爾等心性不明，六通未得，不識先後。此怪是隋朝文帝駕前忠心不昧的臣子，後來被煬帝所殺。他的冤氣不消，積成毒氣，所以身化巨蟒，所吞男女，皆是煬帝駕前一搬奸臣。待夙報已盡。我自收他之法。」兩個徒弟心得開悟，退回本位去了。

又過二年，時值八月天氣。秋雨霏霏，不寒不暑。妖蟒出洞，思尋人喫，見靖松道人在溪邊垂釣，妖蟒匍至，望著道人喝一口毒氣。若是平人，筋骨皆軟，這道人不慌不忙，口稱：「善哉，善哉！」目運回光，毒氣消散。妖蟒又運一口臭涎，噴上身來。道人頂上放出一朵金蓮花，惡涎紛紛四散。妖蟒大怒，飛身撲來，道人隱身不見。妖蟒來得勢凶，不覺身落水中。回轉身來，飛奔上岸。那道人手執鐵杖，照頂門一杖，打得頂門心火光外射，灑入水中，不敢動轉。過了一個時辰，恰伸出頭來，那道人又是一杖打來。妖蟒無計可施，祇得隨著流水，悄悄下灘，流了五六里之遙。張眼四顧，不見趕來，心下歡喜，就盤旋睡在沙灘之上。祇見水面上湧出一朵金蓮花，自一而二，自二而四，自四而八，須臾之間，天上地下，盡是無數蓮花。妖蟒觀之不盡。又見蓮花中間有一朵蓮花，形如車輪，大花間坐著一個道人。妖蟒見了，伏地求饒。道人解下腰帶，鎖住蛇頸，飛身騎在背上，向白雲菴而來。拴在後花園中，每日以齋饌飼之。

再說山下有一富戶，姓陳名良貴，年已五十多歲。平日好善，家中廝養一隻白毛駱駝，良貴愛之如寶。不料這駱駝傷了草料，病了十餘日，慳慳欲死。一日，家人報道：「五臺山老道人來了。」良貴慌忙出迎，相揖而入，分賓主而坐。靖松道：「貧道特來化緣，請員外出個佈施。」良貴道：「仙翁欲化何物？」靖松道：「貧道不化別物，祇化尊府一隻病駝。」良貴道：「此駝已成廢物，仙翁要他何用？」靖松道：「祇要員外施捨，貧道自有妙用。」良貴道：「仙翁果有用處，就送了仙翁罷。」同道人行至後園，那駱駝臥在地下，半死半活。道人以指按定頂門心，運元陽真氣，向頂心灌入，喝聲道：「起！」那駝兒應聲而起。道人拱手向員外道：「承賜了！」跨上駝背，飛馳而去，不消半刻工夫，到了白雲菴。牽入後花園中，散了神光，那駝兒登時撲地。道人對妖蟒說道：「徒弟，今日是你解脫之時。」即書靈符一道，就貼在妖蟒頂門上，口中咒道：「唵吽喇呵。」將靈符揭起，那蟒登時氣絕。靖松又把這道靈符，貼在駝兒頂上，喝聲：「起！」那駝兒又應聲而起。這叫做借體還魂之法。靖松命徒弟馳往山前山後，調養精神，如此月餘。

這一日，靖松與徒弟正在講經，僮兒報道：「有客求見。」靖松道：「請進來。」時靖松講經未完，木蘭叫僮子且休通報，也跟在之內聽講。祇見一徒弟進問曰：「佛家行住坐臥，心念南無阿彌陀佛不休，此是何意？」靖松曰：「阿字是喚醒世人，教他莫妄思亂想。譬如人當妄想之時，千頭萬緒，心不由主，忽有一人喚其名曰某，我即應之諾。是一呼而萬念除，一諾而主人醒。欲修大道，須時時自喚自應，故曰阿。阿字雖聞其聲，未見其形。主人尚在門內，必也將堂門大開。不可醒而復睡，不可出宅外遊行，總在堂中有退藏戒步之意，故曰彌。然彌字尚拘束太重，如拴猴於柱，雖不外弛，到底舞躍不定。如月映在水中，魚游風吹，終屬恍惚。更加精求，以致於一。陀字，則操持得住，如一顆明珠，放在水晶盤中，不動不搖，如如在在，故曰陀。佛字，即是見我本來面目。聖而可知之謂神，余更有何說？心也、性也、命也、道也，皆非也。斯時太虛即我，我即太虛，故冠以‘南無’二字。」

靖松道罷，即下座來向木蘭稽首，慌忙答禮，分賓主而坐。木蘭道：「弟子奉喪吾之命，奉書仙翁座下。」說罷，將書雙手奉上。靖松拆觀，書云：

吾人立身天地之間，故以了生死為第一大事。但欲真了生死，必先了心地。欲了心地，必先除妄貪念。欲除妄念，必先誠心意。蓋心誠，入道之基；意誠，終道之用。古人云：「以心觀心，心外無道。以道觀道，道外無心。」詎虛語哉！僕向者承足下教以敦倫盡性為事，僕非不盡心矣。嗟乎，以僕之心，值僕之時，復何言哉！復何言哉！親無辜而受戮，族無辜而遭刑，身不得已而為僧。倫也如此而敦，性也如此而盡。僕將何以情為？足下又何言教我？佛氏曰：「一子修行，九祖昇天。僕溺於此言，日以禮佛誦經為事，以期忠魂義魄，脫化升天。倫如此而敦，性如此而盡。僕如此而為情，宜乎，不宜乎？祈足下一言，以醒未悟。

大悟山僧喪吾俗名伍雲召

靖松看罷，慨然長歎，曰：「雲召既已出家，不宜將往事掛心。足下尊姓？」木蘭道：「弟子姓朱名木蘭，今從軍北征，奉喪吾之命，特來拜謁。」靖松道：「將軍北征，屈駕來此，我有一白毛駱駝，送將軍做個坐騎，請將軍往後園一觀。」木蘭隨靖松行至後園，見那隻駱駝身高九尺，遍體白毛，目放火光，連聲稱妙。靖松道：「此駝名翼孝明駝，勝良馬百匹，有五德三不走。」木蘭曰：「何為五德三不走？」靖松曰：「登山越嶺如行平地，一德也。大霧彌天，能識東南西北，二德也。見水能渡，三德也。見火能飛，四德也。一日能行三千里，五德也。前有伏兵或刺客，此駝不行；遇有妖怪，此駝不走；若非主人騎之，駝亦不走。」靖松又向明駝囑道：「此朱將軍即爾之主人也。爾保他北征，有功回朝，自有高人度你，復回人生，修成正果。」又囑木蘭道：「朱將軍回朝之日，我有信一封，寄候喪吾，千萬前來，不可失約。」木蘭再拜而謝，靖松送出菴門之外，相揖而去。木蘭率從人下山，趕著元帥大軍。行了多日，出了雁門關，到界牌關，放炮安營。要知後事，下回分解。